

春联是中国人过年的标配，也是春节传统文化的灵魂。每逢过年，不管是机关单位，还是各家各户，贴上一副寓意祥和的春联，就像一个人穿上盛装，站在大门口，满面红光，眉开眼笑，伸出双手，东迎紫气西迎福，南接祥光北接寿，好不喜庆。

像我这样的人，不忙不闲，亦俗亦拗，爱舞文弄墨，好表现自己，每到春节临近，便开始编写春联，特别是给自己家里编写春联，坚持不懈，已成惯例。编写春联的过程，就是对生活感悟、对社会体察、对人生总结的过程。沉浸其中，哼哼呀呀，平仄对仗，手舞足蹈，音韵格律，就像是对过年开始预热。

庚子年，也就是2020年，我给自己家里写的春联是：读书悟道远俗务，临池品茗近古贤。春联中，美其名曰：远俗务、近古贤，实际上是我退休以后，居家不愿干家务，在外不想凑热闹，躲进小屋，看看书，写写字，喝喝茶，会会友。夫人称我是“爱美之人”，即爱食美味、爱观美景、爱闻美誉、爱听美音、爱邻美德。其实，这是一种境界，没有几十年的修养，哪有唯美可言？本来我的生活状态就是喜静不喜闹，在那不平凡的一年，宅家生活正符合我的心境。

在辛丑年的春节到来之前，我将一副传统的对联“每临大事有静气，不信今时无古贤”，通过嫁接改造，贴在我家的门上：“瘟君逼人临静气，牛笛催我近古贤。”当年是牛年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“孺子牛、拓荒牛和老黄牛”的“三牛”精神。我何妨在特殊的岁月里更加保持静气，学习古贤；自我勉励，广读博览；修身养性，种好心田。

2022年的春节来到了。展望壬寅年，虽然在社会发展方面还存在这样和那样的困难，我自己在完善和提高方面还有许多课题。但是，一路走来，经过了多少风浪，我想到唐朝元稹的两句诗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”。这样就有了我家的春联：曾经磨砺不畏苦，再度沧桑也觉甜。这副春联，虽然有溢美之义，但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，面对一切困难和问题，的确有了泰然处之、从容面对的心态。

又到了癸卯年的春节，我家的春联又该如何编撰呢？我想，平常心就写平常话，通俗人就编通俗联。因此，我家腊月三十贴的春联为：岁月不图几许日，人生

撰写春联过大年

吴国荣

惟愿平安年。平安是福，平安则寿。不管世事沧桑，老百姓就图一个健健康康、团团圆圆、平平安安。这一年我的生活似乎平静如水，但也酝酿着杖围之年的微澜。

我的杖围之年即甲辰年，也就是说甲辰年我将迈入古稀之年了。这个年龄对我来说很特别，也很有意义。如何编撰这一年的春联，我又犯了愁。把它的主题和意义说得大了，显得肤浅，说得普通了，又显示不出人生的重要节点。真有欲说还休——“欲说还羞”的困扰。反复琢磨，却道：疏于操劳心能静，欣依社保身无忧。这副春联用隶书写就，腊月三十贴在了我家的门上。从文字上看波澜不惊，似乎只是刻画出了我的平面和形似，如果仔细阅读，仍能透视出我的思绪和思虑，显现出我的立体和神似。这一年，我又出版了一本新书，叫作《牧耘心田》；这一年，我举办了平生第一次书法展，展览主题仍为“牧耘心田”；这一年，我亦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十余篇文章……正好，这年我家春联的横批是：不亦悦乎，似乎能体现这一年我的心境。

楹联编写是一门很讲究的学问。对于春联编撰，严格来说我还是个外行；对于春联书写，我顶多也只算个三流。每年过年，我为自己家里撰写春联，纯粹是一种兴趣和爱好。它能让我自我满足，自得其乐，能让我充分放飞自己的心灵和思想，将自己的情绪和感受、愿望和追求，作为座右铭、警世言、提示语，精炼地书写在自己的家门上，出门上锁看一遍，回家开门再看一遍，何乐而不为？

乙巳年春节就要到了，2025年的春联我该写什么内容呢？请容我慢慢斟酌。春联作为每家每户过年的标配和灵魂，我一定坚持自悟、自撰、自写、自贴——欢欢喜喜过大年。



欲望和德行

赵志峰

谦恭礼让的美名传扬天下。

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，透视其内核，却并不简单。事到临头能否多为别人着想，适当把控自己的欲望，很关键。我相信，甄宇不是一时的冲动使然，他肯定是从小就养成了这种德行自觉，是日积月累的习惯，促使他在每件事情面前都保持了这份德行自觉，从而无所纷争，心地坦然。这样的境界确乎是很多人缺乏的。

关键时刻，“抢”还是“让”，一字之差，境界立现。追求富裕美好的生活，努力满足自己的种种欲望，无可指摘。关键就在于，须获得自己正常范围内的所得；须

把握分寸，养成习惯，在德行的驱使下做人做事，让自己的德行力度增强而不是减弱。

我们说，生活本身的甜美并非单单由物质层次的欲望满足所决定。有的人富到某种程度，就有可能加重身心负担，每时每刻处于一种不安状态，逢人遇事处于一种吝啬状态。

欲望是把双刃剑。抓得越紧，丢得越多；贪得越多，自身越是沉重，就越无法实现心灵的轻盈。心灵沉重，也是一种穷困，比物质穷困更让人无法忍受。纵然你家财万贯，但心灵贫穷，那样的生活又有什么意趣呢？



纸窗听雪

张忠报

“已讶衾枕冷，复见窗户明。夜深知雪重，时闻折竹声。”在众多描写雪花的诗词中，白居易的这首《夜雪》独辟蹊径，在未曾目睹落雪的前提下，诗人以白描的手法，通过感受到的寒冷、明暗和声音便形象描述出了一场大雪的降临。整首诗含蓄隽永，是不可多得的咏雪佳作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诗中所描述的窗户一定是纸窗——那种糊着窗纸的百格窗。在白居易的另一首《晓寝》中，也有着“纸窗明觉晓，布被暖知春”的诗句。旧时的文章里，多有对这种窗户的描述。纸窗可以透过些许光亮，却遮挡视线，有时外面的人想隔窗看到屋内的情形，只能用手指蘸水在窗纸上捅个眼，然后往里窥探。

现在的孩子，大多没见过这种纸窗，但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我，对它还是相当了解的，因为我就出生在有着这种纸窗的土坯房里。

记得家乡的老房子就是三间土坯房，东西屋是卧室，堂屋兼作厨房。卧室的南墙上就设置着百格窗，上面贴着粉连纸。堂屋里靠近八仙桌的北墙上也是这样的窗户，不过那是高窗，而且尺寸比较小，内里还安着两扇木板窗扇。那两扇木板一般都开启着，直到冬天才会关闭。关闭的时候，虽然把刺骨的寒风阻挡于外，但同时也挡住了光线，所以土坯房内都比较暗。

古人所说的窗明几净，也不过是相对而言，因为中国古建筑中的窗户基本都是纸窗，透光效果不怎么好。据记载，玻璃窗在清朝雍正年间才出现在住宅中，当时只有权贵之家才有条件安装。所以在旧时，无论是大户人家的深宅大院，还是穷苦人家的茅舍土房，房屋内设置的都是百格木窗。只是大户人家的百格窗尺寸比较大，而且有可以开启的窗扇，所以室内较为明亮。

春、夏、秋三季，百格窗上的纸张即使有些损坏也无甚大碍，但到了冬天，是一定要更换新的窗纸的，因为需要用它来遮风挡寒。到了春节时，我们老家还有贴窗花的习俗。窗花往往是用各色彩纸剪出的，有的是喜迎新春的字样，有的是十二生肖中寓意吉祥的动物，也有剪成鲤鱼或花卉的图案……裁剪完粘贴在崭新的窗纸上，显得分外喜庆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玻璃窗渐渐取代了纸窗。此后新材料新工艺不断推陈出新，新建房屋的结构和窗形也在不断改善，从木制的百格窗到玻璃木窗，再到铁质窗，然后是铝合金窗和塑料窗……新型玻璃窗的透视效果和保温隔热性能都很好，加上供暖设施的不断完善，虽是冰天雪地的寒冬腊月，室内也会暖如三春。瑞雪纷飞之际，人们尽可以站在明净的玻璃窗前，惬意地欣赏室外琼花乱舞的美景。

古人写诗推崇意境之美，和“雾里观花，水中望月”一样，“纸窗听雪”也渲染出一种抽象朦胧的意境之美。除了白居易的《夜雪》之外，还有很多描写纸窗听雪的诗词，比如宋代王禹偁的《今冬》中，就有“白纸糊窗堪听雪，红炉著火别藏春”的诗句。

“纸窗听雪”固然蕴藉典雅，却不如透过玻璃窗观雪来得直观明了。站在暖意融融的房间内，隔着明净的玻璃窗，就可以饱览银装素裹雪花纷飞的美景，这是古人难以想象的吧。

本版图片来源：百度网